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北越華人社會之變貌

許文堂*

摘要

由越南歷次的全國人口統計資料可知，自 1979 年以降，越北華人人口流動變化極不尋常。一方面是越北華人數量與越北總人口之變遷並不符，一方面是越北華人自 1979 年 2009 年間三次同時段之成長率，與非北部地區越南華人成長率之變化實在大相逕庭，且在近 20 年似有拉開之趨勢。本文認為，越北或全越華人人口成長率之劇烈變化，不能排除華族與儂族、艾族、山由等文化相通族裔之邊界流動有關。華人族裔性之固執反映在其文化邊界之嚴實，不輕易與越族或他族通婚的歷史經驗足以說明此種固執。因此可以想見，華人捐棄其華人族裔，必有非常之現實考量與不可抗力左右，越南政治長年不利於華人的氛圍正是得以左右華人做此考量之不可抗力。越南華人不只遊走於國家間的邊界，亦可能遊走於民族間的邊界。

關鍵字：越南華人、北越華人、華人人口、華人政策、華人認同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北越華人研究概說

目前學界對於北越華人社群理解與認知相對是有限的，這是促發本研究的根本原因。回顧歷史，不論是中國內亂或越、中之間一旦出現齟齬，北越因鄰近中國，或有為北國引為內援之可能，當地華人總在遭到殃及之餘奔逃流離。在自然地理上，北越較南越更近於中國，但其華人數量卻始終未能超越南方。在心理處境上，北越華人一方面居於越南政治中心，一旦越南當局發動反華鬥爭，當地華人較南方華人缺乏迴旋的空間。除了政治原因，越共當局自 1946 年以來的獨立戰爭，在統治區域內所推動的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建設等經濟政策，也是促使多數在越從事商業、擁有資產階級背景的華人被迫離開北越的另一項原因。在法越簽訂日內瓦協定之後，1954 至 1955 年之間，因畏於自身資產階級或天主教徒等背景而決意自北越南下之九十萬人中，便有相當數量之華人。總之，在政經等不利情勢驅使之下，北越華人自二戰結束以後，其流出之數量大體超出於流入之數量，加以華人越化日深，在在限縮了北越華人社群的可能規模與活動能量。就以行帆街這條年代久遠的華人聚落而言，許多伴隨著早年興盛的文化現象的地景或建築多已是昨日黃花，如行帆街 28 號的關帝廟現在已經全被移作他用，行帆街 22 號一棟原具中華特色的華人會館，現在是還劍郡的幼稚園。1960 年代後期，一則由於北京企圖對河內進行文革輸出，一則是由於越南華人仍多未轉入越南國籍（越南民主共和國），對地主國作象徵性與實質的效忠，致使河內對於華人陸續採行了邊境淨化、禁止華人在邊防軍服役，以及將華僑工作由統戰部轉責外僑公安局署理等政策。1975 年以後，一方面是因為越共在中蘇共爭端上靠向莫斯科一方，另一方面又因為河內要求華人辦理公民登記未果，引發越南另一波的驅逐華人政策，包括以限制居所、禁制行業、逮捕劫掠等舉措迫使華人轉籍或離越。至 1977 年底時，北越出亡之華人已擴及邊境五省。此後歷 1979 年 2 月中越兩國武裝衝突迄 1991 年越中關係正常化前，每年都有相當華人移出越南，而相較於南越華人多以海路方式離境，北越華人則多自陸路赴中。據統計 1980 年時，便有近二十七萬越南華人返流中國。總之，在政經等不利情勢驅使之下，北越華人自二戰結束以後，其流出之數量大體超出於流入之數量，加以華人越化日深，限縮了北越華人社群形成的可能規模與活動能量。

儘管如此，1987 年越南實行「革新」政策以來，以往較河內、或鄰近地區華人為弱勢的邊區華人，反倒因為中、越兩國邊境貿易的蓬勃發展而有機會成為北越華人社群的領頭羊。在邊貿事業的開展過程中，不僅可見當地華人社群藉由相關經濟活動中獲益發展，亦可見到越南內地主要華人企業或銀行的參與。

中、越兩國的經濟開放或邊貿熱絡並非意味越北華人社會的發展，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之下雙方群眾動員可能使衝突一觸即發。中、越之間因南沙、西沙主權問題，自 2011 年 5 至 7 月幾乎每個星期日，都有越南民眾聚集在首都河內舉行反中示威遊行，示威者高喊「長沙（中國稱南沙）群島和黃沙（西沙）群島主權屬於越南」、「反對中國侵犯越南領土主權」等口號，指摘中國侵略越南、挑起事端，電視臺反覆發布有關南海消息，加上政府頒布 32 年來首次的徵兵令，使得越中關係看似緊張。示威群眾遊行範圍除了中國駐越南大使館所在地的黃耀（Hoàng Diệu）街，並延及於河內歷史地標還劍湖濱，這裡距離以往北越華人主要活動區域—行帆（Hàng Buồm）、謝賢（Tạ Hiện）街等三十六古街區僅在咫尺之間。

從事越南歷史研究者，不免會觸及「意識形態」、「種族中心論」（ethnocentrism），以及「空間分野」等問題。二次大戰後北越華人社會之發展，也與之相關。學者發現「意識形態」對於越南歷史研究所產生之影響，可謂遠大於其他東南亞非共國家。就以關於 18 世紀末的「西山研究」（阮文惠兄弟滅黎朝）來看，符合當今社會主義越南意識形態主流的歷史書寫便自然將西山王朝之興起描述為一「農民起義」，如陳輝燎（Tran Huy Lieu）或阮克院（Nguyen Khac Vien）等。而相對於持唯物史觀者，如陳重金（Tran Trong Kim）之《越南通史》則將西山起義詮釋為一「農民叛亂」，自也被認為站在資產階級，乃至於封建階級的立場來書寫（戴可來，1987: 29）。而二戰後北越華人社會發展此一研究，同樣會受到意識形態的糾葛，相關材料不論中文還是越南文，基於那些作者與製作機關本國族的共產主義傾向，這些成品毫無意外地將越南華人描繪成兩個簡單的刻板形象，要不是「對社會主義具有危害的資產階級」，就是「對社會主義越南有所貢獻的勞動楷模」。因此要如何破除多數文獻在意識形態部分之限制，進而挖掘出越南華人在政治之

外，乃至於政治正確之外的真實樣貌，確實是一項亟待完成的工作。

「種族中心論」是另一個不易讓越南歷史研究者「就事論事」的問題來源。特別是當問題本身涉及了中國的時候。種族中心論反映了越人（京族）史觀與非越人史觀的較量。基於這種較量，我們看到了「北屬時期」（越南在 10 世紀以前曾經受中國近千年的統治，又稱郡縣時期）與「獨立之前」將同一時期稱為「走向獨立的長征」兩種本位差異的論述，¹後者係越人史觀，前者屬中國史觀；一承前述概念，同樣在講述 10 世紀以後的越南歷史，卻也有著「藩國」（中國觀點）與「自主時代」（陳重金之劃分）的差距。即使在越南內部，也同樣存在著種族中心有別的較量，15 世紀以來對越人而言是向南開疆拓土的紀元，但對占人（Cham）、高棉人（Khmer）而言卻是遭受侵吞的長夜（戴可來，1987: 29；黃宗鼎，2013: 75–76）。

當我們以此角度來檢視與越南華人社會有關之著作時，大抵也能將其區分為以下形象：若不是「於異鄉刻苦營生、延續中華文化者」，往往就是「自外於越南社會者」，僅管如此，在此華、越種族主義光譜之間尚且存在一個平衡的理想，即所謂「越南（越南民主共和國）是華人的『第一祖國』、『第二故鄉』」，它最早出現於中越兩國交好的 1960 年代中期，對於提出這一概念的北越領導來說，或許一個理想型的越南華人社會即當奠基於此。令人好奇的是，這種理想型的華人社會是否存在（過）？在現實生活中能反映出多少程度的華人特性？又在時代變遷下，保留了多少？

「空間分野」可謂第三個影響越南歷史研究至深的問題，若論越南史，動輒著眼於安南史（京族人政權史），卻偏廢於占城史乃至林邑史，真臘史之研究（陳序經，1992: 341–342）。同理，越南國土狹長，北中南三部各有特殊之文化與歷史，也因此任何越南研究很難對整個越南一概而論。以越南華人研究而言，以往著作多以南越華人及其樣貌為主，雖然尚不具以偏概全之意圖，但卻使得越南華人研究明顯南北失衡，進而對北越華人社會做出以南越華人研究結果為基準的推論。簡言之，開放之前的北越數據付之闕如，可能影響學術研究的正確性。

¹ 「獨立之前」的論點，以 Nguyen Khac Vien (1987) 所著 *Vietnam: A Long History* 第二章為代表。

目前研究北越華人較多者係中國學者，相對具有地緣及文化優勢的中國學界，內容可概略分為以下六類：（1）邊貿與北越華人；（2）中越邊境華人／少數民族華人；（3）越南華人與中國革命；（4）北越華人社群概況；（5）華人信仰；（6）越南華人社會概要與華人認同等。其中以「邊貿與北越華人」為大宗，儘管其研究議題包羅萬象，但仍然欠缺著墨於北越華人在文化、社會現況及發展歷程等面向上的專門著述。北越華人研究未竟周全，致使其研究深度與廣度遠遜於南越華人研究的情況。外國學者以英文為主，幾乎沒能對北越華人社會展開研究，他們對越南華人的研究興趣停留在與中越衝突、華人政策與華人經濟等相關內容的範疇裡，儘管他們對北越少數民族與農村的民族誌研究著力甚深。由此可見北越華人在越北社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北越華人社群的現況與整體北越華人社會的現狀仍待研究開展。

目前學界對北越華人社群理解與認知相對是有限的，一般推估北越華人約有三十萬人，其中，廣寧約有十八萬，海防有五萬餘人，首都河內只有四千多人，另在邊境地區各有為數幾千人居住。但根據 2009 年越南華族人口調查，紅河平原僅有 9,421 華人，海防只有 1,171 人，北邊中游暨山區有 42,236 人，和原本認知相去甚遠。為進一步降低以偏概全的可能性，初步按自然地域－經濟活動將北越華人社會分為兩大個體：即一者為「濱海地區之華人社群」，另一者為「內陸地區之華人社群」。前者包含了佔當今北越華人數為大宗的廣寧省華人社群，以及河內、海防等大城在內的城市華人社群，此一類別之北越華人或因地處商業樞紐或鄰近海岸，而在經濟活動上趨於一致性，如商業、漁業等。而後者係將中越邊境省份（即與中國廣西、雲南兩省接壤之高平、河江、老街、萊州等越南省份）之華人社群劃歸一類，以其地處內陸、山區或鄰近滇、桂兩省口岸，而在經濟活動上趨於一致性，如農業、邊境貿易等。

將以上述兩大北越華人社會為主軸，針對個別發展背景與歷史進行考察，探研究所屬華人在文化、政治、經濟等領域活動之樣貌，並企圖歸納其特質，藉以有效區別於南越華人社會。經由理解北越華人在越南社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北越華人之歷史困頓，以確立北越華人社會有別於南越華人社會的特殊性，並透過北越華人研究來檢證北越或整體越南社會之發展，以解答北越各別華人社群的現況與整體北越華人社會的現狀。

二、二戰後北越華人社會之歷史背景與人口分布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北越定居的華僑人數較少，分幫數目也較其他地方少。除了大城河內之粵東會館與福建兩會館，海防之粵東會館，其他小城鎮華僑人口少於千百人者，似不見分幫，如諒山、義安僅有華商會館。二戰後，各地幫會均依中法兩國在 1946 年 2 月 28 日所簽《關於越南關係之協定》，統一改稱中華理事會。抗法獨立戰爭期間，義安、清化與諒山等北越勢力區則設有華僑理事會，於越共黨中央華僑運動委員會下從事華越團結工作。另有活動於中越邊區之華僑游擊組織，由中共邊委及越黨中央共同領導。1945 年，全越約有華人五十萬人。二戰後至日內瓦協定簽訂以前，北越城市華僑主要從事工商活動，大多為工人、店員及商販，也有醫生、教員與司機，少數為開設商店及經營洋雜貨之資本家（杜劍宣，1982: 41–44）。1953 年全越計有 731,415 華人。1954 年，海防市約有五萬多華人，是北越城市華人最為稠密之處，多碼頭工人及人力車夫。

1954 年，在日內瓦協議生效之際大批華人遷往南越，而在北越留下之華人多為城市貧民，包括工人、手工業者、小商人等，也有為數不多的一些資本家和自由職業者。為協助北越華僑恢復生產，中共乃於 1955 年設立了由駐越大使館領導的「河內華僑生產救濟會」（簡稱「生救會」），以及海防、南定等地的「華僑生產救濟組」，又透過華僑中學、師範學校、華僑醫院與「新越華報」等機構之運作，鞏固北京對北越華人之實質影響（陳天水，出版年不詳）。1955 年中越兩黨曾就華僑國籍達成原則協議，逐步引導華僑加入越籍，並開始向華僑群眾傳達該協議精神，鼓勵華人入籍。1956 年 3 月 20 日，中越雙方重申 1955 年之協議，對於前述有關內容予以再確認，亦即「在保證北方華僑享有與越南人民同樣權利的前提下，按自願原則逐步教育華僑成為越南公民（溫廣益，2000: 48）」。依照 1955 年的中越協議，北越華僑不論入越籍與否，其所享權利無異於越人，既擁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又可擔任領導或公職、奉派至越南外館、獲得各種獎勵或榮譽稱號，且能加入軍隊、越南勞動黨、越南青年團、越南工會組織、婦女聯合會等政治組織。1957 年北越工業界選出的「勞動模範」中有 6.45% 的華人。1959 年 11 月 4 日，北越又設置「越南華僑聯合總會」，負責領導華僑工作（杜劍宣，1982: 43–44）。

換言之，在北越解放初期，全北越的僑務工作，主要是由中共駐越南大使館負責，而北越方面只負有協助之責任（陳天水，出版年不詳）。1961 年在華人聚集區的海防，各工作行業選出大量華人「先進工作者」（黃國安，1986: 217）。這些似乎表明華人在北越所享權利無異於越人，而且受到給予榮譽的肯定。

1958 至 1959 年，河內黨和政府皆一再重申華僑擁有與越南人民相同之參政權利，而北越華僑確有不少參與政治之實例，包括 1959 年各級人民議會中便有 1,363 名華僑代表獲選為代表，其中有 37 人甚至進而補選成為各級行政委員會委員（彭天，1989: 237-238；趙和曼，1995: 221；薛君度、曹云華，1999: 245）；又如諒山省省級機關在 1962 年時，其華僑幹部、職工亦達 149 名；而在「抗美救國」戰爭（即越戰）期間，單單華人最多的廣寧省（Quang Ninh）應召入伍者便有近 22,000 名華人，佔該省華裔青年一半以上（薛君度、曹云華 1999: 244）。這些「華越一家」現象和北越建國初期胡志明所說「同志加兄弟」的社會主義國際精神似相符合。

北越華僑即使成為越南民主共和國公民，既能獲得相同於越人的公平待遇，極有可能在河內當局容許之下，仍保有其中國僑民之身分與權益，成為受中國保護之境內「貴賓」（Stern, 1984: 146-147）。不過，最晚至 1970 年以降，北越華僑入越籍之情況仍似有限，儘管北京與河內皆抱持樂觀其成之態度，唯華僑主要顧慮因此將喪失返回中國探親之權利，或就此為當局徵召入伍（Benoit, 1981: 144）。北越當局對於華僑執行這種漫長的「歸化過渡期」乃是基於對中國援助的需求，雖是同化政策卻在執行時採取軟中帶硬的漸進策略，藉由積極鼓勵華僑轉籍、改造私有經濟為集體經濟、接收華僑學校、修改教材、審理師資、以黨組織取代舊有幫會或中華理事會等手段達到目的（黃宗鼎，2006: 137-139）。

1967-68 年，中共與北越關係逐漸惡化，中共為離間北越與蘇聯關係，據稱曾唆使北越華僑、華人毆打蘇聯在北越之技工與顧問。1974 年中共曾派兵潛入高平省中越領土爭議地區，中共又加緊對越北華人之掌控。北越或也因此採取防制作為，包括停止雇用華人從事與外國人接觸之工作，僅有少數華人得允許加入軍隊，甚至在慶祝巴黎協定的各演詞和社論文章中重提二徵夫人、光中皇帝阮文惠戰勝中國侵略軍的事跡。

1974 年，大約有二十萬華人生活於北越，其中海防有五萬，南定四萬五千，河內三萬，另有近七萬五千散佈於越中邊境地區。北越的華人社群儘管視越南為一世居之地，但在與越族通婚上卻又顯得保守。不過，華人父母仍重視子女之華文教育，不僅希望其學習中國文史，亦常尋找機會送其返華就學（Szalontai, n.d.）。

1975 年 4 月，北越武力統一南越之後，南越有大量華人離境，加上 1977–1979 年間因中國與越南衝突所產生的「難僑」事件，與 1979 年 2 月爆發的中越邊境戰爭，使得華人人口有激烈變動。據估計越南難民達一百萬人，其中 70% 為華裔（UNHCR, 2000: 82），即約有 70 萬華人出境。據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1975–1979 年間的越南難民以海路逃離獲得安置的有 311,426 人，以陸路至泰國者 397,943 人，共計 709,369 人（UNHCR, 2000: 98）。

據 1978 年流亡回中國的越北華僑報告指出，北越華人集中於紅河三角洲及北部灣沿海一帶，約二十七萬人，包括廣寧之十八萬、海防之三萬、河內市之一萬五千、諒山之九千、河江之八千、宣光之三千及其他省分之兩萬五千人。北越華人中多有參與各式合作社並被評為先進工作者之工人，例如海防之牛車合作社、手工合作社、水泥廠、五金合作社等合計華僑工人五千餘人；河內方面之華僑工人較為分散；廣寧省鴻廣礦區則有華僑礦工兩千餘人；芒街地區從事陶瓷業之華僑工人，從 1954 年至 1978 年人數由 850 人增至近 1,700 人；婆灣島有華僑漁民五千人，組有漁業合作社（杜劍宣，1982: 42；吳靜宜，2010: 32）。

以上所述多半欠缺確實之統計數據佐證，直到 1979 年才有較可信的官方數據。依越南第一次的全國人口普查，全越人口總計 49,672,014 人，華人數則有 867,450 人，約占全越人口 1.75%。當時正值中越邊界戰爭之後，在「淨化邊區」政策影響之下，越北華人數目之少可見一斑，合計 68,408 人，意謂著北越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之華人離開、死亡或轉換族裔（請參見表 1）。

直到 1980 年代初期，華人一直是被攻擊的目標，被視為是「階級敵人」、「反革命」和「不合格」的族群。十年後，1989 年舉行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華人人數雖有增長，但主要仍是集中在南越地區。全越人口 64,412,000 人，華人總數為 961,702 人，僅占 1.5%，主要集中在

南方。整體而言，全越南的華人居住於城市的人口約占 75%，鄉村人口則占 25%。但在越北地區而言，第一大城的首都河內也只有 4,015 人，比起前一年 1988 年 3 月的 97 人已經是遽增。昔日越北最多華人之海防市僅有 2,659 人，較前一年少了幾乎半數。其他地區各省分如廣寧、北泰、萊洲、黃蓮山、海興、高平等地方，不論是山區或濱海的華人人口都是急遽減少。居住於鄉村的華人約占越北華人之 75%，居住城市的華人則占 25%，恰與全越華人的情況相反，顯示南越與北越華人社會的構成具很大差異性。越北華人合計 48,734 人，佔越北人口 32,932,832 人之 0.15%（請參見表 2）。

1999 年越南人口調查顯示華人數目不增反減，全國總共有 862,371 人，僅佔總人口數之 1.1%。而且越北人口扣去十年間之增長率可算是持續減少，紅河平原僅有 4,504 人，河內、海防大城市僅各有千餘人，東北省分總計 41,972 人，西北省分計有 3,164 人。越北華人合計 49,640 人，佔越北人口 27,886,867 人之 0.18%（請參見表 3）。

2003 年，越南官方公佈之人口總數 80,784,740 人，其中華人僅有 913,250 人，甚至比越南中央民運部華運小組在 1989 年所公佈的華人總數 961,702 人還要減少近 5 萬人，也比一般估計的 1,250,000 人為低。如果將越南人口增長率下降至 1.8–2% 估算的話也不至如此，況且自 1991 年以後即已無大規模的移民發生，可能的原因是部份華人及華越通婚子女在身份登記時因族群認同的改變而產生落差？

表 1、1979 年北越地區華人人口數

省份	華人數	省份	華人數
北泰 Bac Thai	4,824	太平 Thai Binh	310
廣寧 Quang Ninh	5,117	河宣 Ha Tuyen	18,581
永富 Vinh Phu	619	高平 Cao Bang	1,947
河北 Ha Bac	12,843	諒山 Lang Son	N/A
河內 Ha Noi	3,817	黃連山 Hoang Lien Son	1,310
海防 Hai Phong	9,618	萊州 Lai Chau	2,116
海興 Hai Hung	1,584	山羅 Son La	330
河南寧 Ha Nam Ninh	77	河山平 Ha Son Binh	5,315

資料來源：Chau (1992: 42–43)。

表 2、1989 年越南華人人口依各省、市及性別、城鄉之調查統計
數據

省、市	1989 年 人口總數	總數	男性	女性	城市	農村	1988 年 華人總數
河北 Ha Bac	2,061,279	22,467	11,811	10,656	276	22,191	16,622
河宣 Ha Tuyen	1,026,312	8,831	4,302	4,529	580	8,251	9,000
河內 Ha Noi	3,056,551	4,015	2,019	1,996	3,675	340	97 (3/88)
海防 Hai Phong	1,447,617	2,659	1,354	1,305	2,461	198	4,778
諒山 Lang Son	610,500	2,287	1,095	1,192	1,312	975	48 (87)
廣寧 Quang Ninh	814,150	2,276	1,198	1,078	1,160	1,116	7,249
北泰 Bac Thai	1,032,750	1,343	638	705	342	1,001	8,000
萊洲 Lai Chau	437,985	1,214	572	642	102	1,112	2,145
黃蓮山 Hoang Lien Son	1,032,248	990	502	488	71	919	2,571
海興 Hai Hung	2,439,825	782	471	311	701	81	2,215
高平 Cao Bang	565,968	714	320	394	398	316	5,464
河南寧 Ha Nam Ninh	3,156,453	575	374	201	575		1,374
永富 Vinh Phu	1,806,164	244	84	160	177	67	1,030
山羅 Son La	682,385	136	22	114	45	91	377
河山平 Ha Son Binh	1,840,122	119	62	57	38	81	991
太平 Thai Binh	1,632,523	82	31	51		82	370
越北地區	32,932,832	48,734	24,855	23,879	11,913	36,821	62,331
全國總數	64,412,000	961,702	482,688	479,014	724,473	241,840	880,095

資料來源：據 1989 年 4 月 1 日由人口普查委員會之 5% 調查數字 (Chau, 1992: 44–45)。

更讓人驚異的是 2009 年越南的華族人口調查結果，全越華人人口不增反減，只有 823,071 人，占全越總人口 85,846,997 人之數不及百分之一，僅 0.96% 而已 (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of Vietnam, 2009a, 2009b)。不僅比 2003 年之統計 913,250 人少，甚至遠比 1989 年之普查數 961,702 人還少 138,631 人。二十年間生聚何臻於此，實值得深究。紅河平原之廣寧僅 4,375 人，北江之 18,539 人則為北部紅河中游山區較多華人之處。合計越北華人 51,657 人，佔全越北人口 30,637,877 人之 0.17%（請參見表 4）。

表 3、1999 年越南北部華人人口

地區／省分	華人數	總人口數	華人比率*	華人 男性數	華人 女性數	男女比
全國	862,371	76,323,173	0.011	433,676	428,695	1.012
紅河平原地區 Đồng bằng sông Hồng	4,504	16,833,837	3E-04	2,557	1,947	1.313
河內 Hà Nội	1,530	2,675,166	6E-04	840	690	1.217
海防 Hải Phòng	1,229	1,672,425	7E-04	713	516	1.382
永福 Vĩnh Phúc	53	1,092,040	5E-05	29	24	1.208
河西 Hà Tây**	170	2,378,438	7E-05	101	69	1.464
北寧 Bắc Ninh	57	942,106	6E-05	32	25	1.28
海陽 Hải Dương	1,147	1,650,624	7E-04	649	498	1.303
興安 Hưng Yên	68	1,069,158	6E-05	50	18	2.778
河南 Hà Nam	39	793,103	5E-05	23	16	1.438
南定 Nam Định	109	1,890,240	6E-05	53	56	0.946
太平 Thái Bình	69	1,786,382	4E-05	44	25	1.76
寧平 Ninh Bình	33	884,155	4E-05	23	10	2.3
東北地區 Đông Bắc	41,972	8,826,658	0.005	21,658	20,314	1.066
河江 Hà Giang	6,369	602,525	0.011	3,214	3,155	1.019
高平 Cao Bằng	163	490,335	3E-04	78	85	0.918
老街 Lào Cai	794	594,364	0.001	411	383	1.073
北𣴓 Bắc Kạn	1,153	275,165	0.004	602	551	1.093
諺山 Lạng Sơn	2,452	703,824	0.003	1,221	1,231	0.992
宣光 Tuyên Quang	6,768	676,174	0.01	3,570	3,198	1.116
安沛 Yên Bai	669	679,068	1E-03	360	309	1.165
太原 Thái Nguyên	2,573	1,045,906	0.002	1,359	1,214	1.119
富壽 Phú Thọ	274	1,261,559	2E-04	145	129	1.124
北江 Bắc Giang	17,375	1,492,899	0.012	8,893	8,482	1.048
廣寧 Quảng Ninh	3,382	1,004,839	0.003	1,805	1,577	1.145
西北地區 Tây Bắc	3,164	2,226,372	0.001	1,619	1,545	1.048
萊州 Lai Châu	2,838	587,582	0.005	1,437	1,401	1.026
山羅 Sơn La	147	882,077	2E-04	70	77	0.909
和平 Hòa Bình	179	756,713	2E-04	112	67	1.672

資料來源：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of Vietnam (1999a, 1999b)。

說明：* 2008 年河西併入河內中央直轄市。** 華人比一欄數字如 3E-04 代表小數點後 4 位 0.0003，以下皆同。

表 4、2009 年越南華人人口依各省、市及性別之調查統計

地區或省分	華人數	總人口數	華人比率	華人 男性數	華人 女性數	男女比
全國	823,071	85,846,997	0.0096	421,883	401,188	1.052
紅河平原地區 <i>Đồng bằng sông Hồng</i>	9,421	19,584,287	0.0005	5,120	4,301	1.19
河內 Hà Nội	2,134	6,451,909	0.0003	1,117	1,017	1.098
海防 Hải Phòng	1,171	1,837,173	0.0006	669	502	1.333
永福 Vĩnh Phúc	72	999,786	7E-05	37	35	1.057
廣寧*Quảng Ninh	4,375	1,144,988	0.0038	2,363	2,012	1.174
北寧 Bắc Ninh	118	1,024,472	0.0001	69	49	1.408
海陽 Hải Dương	1,242	1,705,059	0.0007	688	554	1.242
興安 Hưng Yên	41	1,127,903	4E-05	24	17	1.412
河南 Hà Nam	28	784,045	4E-05	18	10	1.8
南定 Nam Định	154	1,828,111	8E-05	83	71	1.169
太平 Thái Bình	61	1,781,842	3E-05	40	21	1.905
寧平 Ninh Bình	25	898,999	3E-05	12	13	0.923
北邊中游山區 Trung du và miền núi phía Bắc**	42,236	11,053,590	0.0038	22,058	22,178	0.995
河江 Hà Giang	7,062	724,537	0.0097	3656	3406	1.073
高平 Cao Bằng	132	507,183	0.0003	69	63	1.095
老街 Lào Cai	822	614,595	0.0013	430	392	1.097
北𣫵Bắc Kạn	1,062	293,826	0.0036	554	508	1.091
諒山 Lạng Sơn	2,147	732,515	0.0029	1,050	1,097	0.957
宣光 Tuyên Quang	5,982	724,821	0.0083	3,179	2,803	1.134
安沛 Yên Bái	597	740,397	0.0008	300	297	1.01
太原 Thái Nguyên	2,064	1,123,116	0.0018	1,075	989	1.087
富壽 Phú Thọ	231	1,316,389	0.0002	122	109	1.119
北江 Bắc Giang	18,539	1,554,131	0.0119	9821	8718	1.127
萊州 Lai Châu	802	370,502	0.0022	409	393	1.041
山羅 Sơn La	195	1,076,055	0.0002	89	106	0.84
和平 Hòa Bình	156	785,217	0.0002	87	69	1.261
奠邊 Dien Bien***	2,445	490,306	0.005	1217	1228	0.991

資料來源：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of Vietnam (2009a, 2009b) 。

說明：* 由原東北區劃為紅河平原區；** 包含 1999 時之東北與西北兩區；*** 2003 年原萊州省劃分為萊州省和奠邊省。

由上可知，越北華人數與越北總人口之變遷並不符合。越北華人在1979年、1989年、1999年、2009年統計之人口數分別為68,408、48,734、49,640、51,657，而越北全數人口1989年、1999年、2009年統計之人口數分別為32,932,832、27,886,867、30,637,877，換言之，越北華人之成長率由1989至1999年之1.9%成長到1999年至2009年之4%，而與越北總人口之成長率由1989至1999年之-15.3%到1999年至2009年之9.9%有著相當之落差。

不僅如此，南北越華人成長亦有嚴重背離之現象。越北以外全越華人數自1979年起四次普查各為866,766、851,450、812,731、771,414，換言之，其間之三次成長率各為-1.8%、-4.5%、-5%（請參見表5）。此與越北華人三次同時段之成長率-28.7%、1.9%、4%間所呈現之變化實在大相逕庭，且在近20年似有拉開之趨勢。造成兩年南北越華人成長率巨大差異的因素究竟為何？

表5、華族、儂族、山由族、艾族人口統計比較

族群	1979年	1989年	1999年	2009年
華族	935,074	900,185	862,371	823,071
儂族	559,702	705,709	856,412	968,800
山由族	65,808	94,630	126,237	146,821
艾族	1,318	1,154	4,841	1,035
總數	1,561,902	1,701,678	1,849,861	1,939,727

資料來源：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of Vietnam (2001: 57, 2009c)；The World Bank (2009)；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Viet Nam (2001: 22-46)。

三、族裔邊界的變化

越南境內大量華人的消失，乃至於南北越華人成長率的天壤之別究竟是牽涉身分認同？抑或族裔邊界產生的變化？如前面歷史因素所述，越南華人的遷移增減與當時國際政局與越南政策都有極大關聯，中國越南雙方或單方的政治變動都足以造成華人人口的移動。就地理分佈言，南北越之間的差異更不僅是土地肥瘠、人口稠密與社會結構等因素形

成，政治更為決定性之因素。在 1975 年統一前，南越華人生聚日眾，達到歷史最高紀錄。然而隨後北越當局對華人政策的失當，致使華人或成為「越南難民」流離失所；或成為越南國內的次等國民，甚至被視為內部敵人，承擔導致越南經濟失調的罪名。

在 1979 年、1989 年兩個時間點，越南華人居民超過 2 成以上的社級行政單位 (commune) 之數目，由 3,011 個降至 2,832 個。Khong (2002: 62) 認為該數目乃至於華人人口下降的原因有二，第一個因素較為一般人所熟知，即言華人在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之大量外移。至於其所提到之另一項原因，則較不為學界所悉，也頗堪玩味，亦即「部分華人認為其歸屬於其他族裔」。除了以上兩個因素，越南華人婦女生育率在全國十大族裔中敬陪末座似乎也是一項因素。1989 年時華人婦女平均生育 2.9 個嬰兒，生育率最高之 Hmong 族則有 9.3，全國為 3.98 (1984–1989)；1999 年時華人婦女生育率又降至 1.46，時居首之 Hmong 族則為 7.06，全國為 2.45 (1994–1999) (Gener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Vietnam, 2001: 46, 61–62)。而此一數字又與華人在十大族裔中相對晚婚有關。1999 年時，華人男、女結婚年齡平均為 28、24.8 歲。Hmong 族則各為 19.7、18.5 歲 (Gener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Vietnam, 2001: 14)。但是越南華人婦女生育率低或其晚婚之因素並無法用以解釋越北華人在 1989 年以後一反全越華人社會呈現正成長的現象。

回到 Khong (2002) 之假設，其可進一步做兩點觀察。其一，該兩項假設共同在反映當時越南反中排華的歷史背景，最少說明了兩種華人的生存策略，一種是在華人身分下出走，一種是改變「族裔識別」而留下。兩種途徑皆造成了越南華人人口的減少，但前者屬於實質人口的流失，後者卻是名義人口的流失。其二，Khong 所謂「部分華人認為其歸屬於其他族裔」之說法，則必須建立在「族裔申報制」的前提下，而不是官方主動稽核戶口的形式。關於此點，我們可以藉由兩個方向做為輔證。首先是 1999 年 4 月 1 日越南「家戶暨人口調查表」的樣本上確證其可能性，該調查表第 1 部份第 5 項問題是為「民族名稱」，而且每位家庭成員皆有民族名稱欄位待填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Viet Nam, 2001: 625–626)，據此可知，越南在族裔識別上確係採取自主申報，且似乎保留為子女「選擇」族裔的空間（若必然從父則應不致在其

他成員欄位亦須填報所屬族裔）。其次是華人人口在越南歷來人口調查數字上屢屢呈現負成長。

於是乎，一個合理的問題產生了。究竟華人有可能採用何種族裔做為新的族裔標識？與華（漢）人在文化與血緣上親近，並且呈現正成長之儂族成為了可能選擇的標的，其他與華人有相當淵源之艾族、山由族亦是可能考量。就在 1979 年越南最終決定將少數民族劃分為 53 個之際，也同時將這些少數民族置於包括 Thai-Kadal、Hmong-Dao、Tibet-Burma、Han (Chinese)、Mon-Khmer 以及 Viet-Muong 等大型語族 (language family) 之下。漢語系族群 (the Han group)，主要集中南方之胡志明市、同奈，以及北方之廣寧、永福兩省，而包括華族、艾族、山由族三族，皆屬漢語系 (The World Bank, 2009: 14)。

對越南政府而言，艾族、山由族自然不能與華人混為一談。1996 年 8 月 3 日越南「政府總理關於對華人實現的一些政策第 501/TTg 號指令」有所歧異，該令言明所謂「華人」，不包括遷移到越南之中國少數民族、與越南北方邊民雜處者、與中國少數民族同源之越南少數民族，以及不再使用漢族語言、文字且自承屬於越南境內民族之漢族後裔 (褚廷福, 2013)。「華人」 (Nguoi Hoa)，其按越南官方分類包含了廣東、廣西、海南、潮州、福建、上方 (雲南 Sang Phang)、Xia Phong、Thang Nham、明鄉、He Trieu Chau 等次族語群 (Vietnam National Village Forethnic Culture and Tourism, 2013a; The World Bank, 2009)。不過也有越南學者認為越南華人包含了「漢人」，以及其他如客家、「村人」 (Sín)、「疍人」 (Đảm)、「黎人」 (Lê)、「艾族」 (Ngái) 等來自於華南之民族次群 (Nguyen, 2013: 33; 范宏貴, 2004: 263–264)。如果將歷年人口調查數字做一比對可以看出一些變化，華人劇減而儂族、山由族人口皆增加，比較奇怪的是客家人一支的艾族，在 1999 年突增，因此顯得 2009 年銳減。此或許也是這幾個「泛華人」族裔相互流動的可能證據（請參見表 5）。

如果將其區域分布加以分列，將可以較清楚看出這些族群的分布居住所在。紅河平原華人相對較少，儂族亦然，惟山由族獨多，至於艾族很難解釋其消長（請參見表 6）。北部其他區域之分布可看出華人是集中在東北省分，儂族、山由族亦然（請參見表 7）。

表 6、紅河平原華人相關族群人口

紅河平原 Đồng bằng song Hồng	1999 年	2009 年
華族	4,394	9,421
儂族	2,145	8,526
山由族	1,857	57,832
艾族	1,090	36

資料來源：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of Vietnam (1999a, 1999b, 2009a, 2009 b, 2009c)。

表 7、北部地區華人相關族群人口分布

	1999 年		2009 年	
華族	東北	42,082	北邊中游暨山區	42,236
	西北	3,164		
儂族	東北	721,677	北邊中游暨山區	767,993
	西北	969		
山由族	東北	123,037	北邊中游暨山區	85,011
	西北	71		
艾族	東北	914	北邊中游暨山區	675
	西北	9		

資料來源：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of Vietnam (1999a, 1999b, 2009a, 2009 b, 2009c)。

據越南共產黨電子報表示，艾族在語言上系屬漢族，而包括「客家艾」（Ngái Hắc Cá）、「村人」、「疍人」、「黎人」、Làu Màn、Hẹ 等實皆為艾族別稱（Báo điện tử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2004a, 2004b, 2004c）。艾族能讀寫中文，現集中於廣寧、北江、諒山、高平等省份（Vietnam National Village for Ethnic Culture and Tourism, 2013b）。1978 年河內所出版之「越南少數民族」即有所謂「艾華」（Hoa Ngai）之稱呼，他們會說中國普通話（吳靜宜，2010: 55）。復據 Pham Dang Hien 之〈北江省陸雁縣華人錄〉載，該縣新光、新華、同谷社的華人既自稱「華人」（nguoï Hoa），亦自稱「艾人」（Ngói Ngai）（吳靜宜，2010: 54）。鑑於艾人與華族在文化上相通，故艾、華兩族在

族裔申報上存在著流動之可能性。

山由族講粵語，部分能書中文。三百年前移入越南，現集中於廣寧、北江、興安、北𣴓、富壽、太原與宣光等省份（*Vietnam National Village for Ethnic Culture and Tourism*, 2013c; *Báo điện tử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2004b）。儂人移居越南約有二、三百年歷史，現集中於高平、諒山、太平、北江及老街等省份，語言為岱傣（Tay-Thai）語，以儂喃字（Nom Nung）及漢字記家族事及寫歌（*Vietnam National Village for Ethnic Culture and Tourism*, 2013d；*Báo điện tử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2004c）。

二次大戰結束之初，正當中國駐河內總領事館責令北越各地華社組成中華會館之際，不少華人基於中國戰勝國身分以及法方回越在即而紛向中國駐越外館請領華籍。其中即有為數不少的「儂人」，據時外交部所示，儂人是自中國廣東、廣西流徙至北越諒山、芒街之農民，因向印支法方繳納較為低廉之越人身稅，遂被視作越籍。當中國軍隊交防於法軍後，法國北越當局乃迫使儂人藉領取「儂紙」之身分證明，或沒收其「華僑證明書」等手段，使得儂人正式脫離中國國籍，而成為法屬印度支那之「亞洲歸化人」（黃宗鼎，2006: 32-34）。

按前中國廣西僑辦官員清風所稱，越南儂族可分為「高諒儂」與「海寧儂」。前者與廣西壯族（布儂）同源，其名源自古代儂姓部落，文化近京族人。至於後者，係法國殖民當局在統治越南期間針對海寧地區客家、艾人所劃分的少數民族，其族源為廣東漢族，之所以會被稱為儂人，是與法人統治越南有關（清風，1996: 6; 洗錦雄，2012: 44）。海寧與近代華人發生關係可能與對中港口貿易發達有關（洗錦雄，2012: 31-33）。當地之中國人首先在1887年因《中法續議界務專條》以北嵩江為界而劃歸越南；1946年法國殖民當局在海寧進行之人口調查，復依其人所申報之職業—耕農來編派民族歸屬。這些當時居住在海寧轄內下居、先安、八姐、潭下、芒街、新街、定立、先安門、姑蘇等縣之漢族居民，約有10萬，包括在1885年後陸續由廣東、廣西南部移入的漢人農民（清風，1996: 2）。儂人與中國關係的密切也可體現於1946年7月底國軍整編第64師副師長兼156旅旅長劉鎮湘聯合了海寧越人與華人組成了「海寧自治區委員會」（洗錦雄，2012: 20）。

由於二戰期間海寧華人曾投入法屬遠征軍組成儂族部隊，1946 至 1954 年間海寧華人得享在當地自治之權利，1946 年 7 月 14 日成立了儂人自治區（洗錦雄說是 1947 年 7 月底為法人核予成為自治區），一說 78% 係為華人，另一說華僑佔 3%，但由艾人與原居民村老、山瑤三大族裔合佔全省 72%。該區政府設於硭街市，置有區歌、區旗，並由黃亞生擔任儂區領袖。區內學校每周舉行升旗唱歌儀式，辦有中文之「儂聲報」。1954 年後，海寧儂人近三成儂人撤往南越，其中五千人隨黃亞生遷往越中藩切潼茅墾荒重建，其他儂人遷入西貢等地（清風，1996: 3；洗錦雄，2012: 43）。黃亞生時期曾在海寧開設 60 間法越、法儂小學，後者以法文、中文授課，硭街設有師範學校、軍校及行政學校。黃亞生並成立「儂文編輯室」，研發以越文拉丁字母來編輯儂文。海寧儂屬客家語系，但不少人也會廣東白話，或是講一種客家和白話的混合語。海寧儂素來祀奉馬援將軍，每年正月初六舉辦伏波廟會，以念馬援忠孝、勇猛與愛國精神，即使旅外之儂族裔會為伏波設壇立廟，一些儂族軍人在出兵作戰前甚至要向伏波將軍上香（清風，1996: 3；洗錦雄，2012: 33–35）。二戰後近 50 年，海寧儂自越北曾向南越、寮國、法國、美國輻射。1978 年以後又有一批大量外流，迄 1985 年間，中國東興口岸入境之廣寧省難民達 78,445 人，其中多為海寧儂，而當地仍留有一至二萬之海寧儂。1979 年 3 月 2 日，越政府公佈「越南各民族成分名稱的決定」，正式承認 54 族，並將海寧地區儂（艾）統稱華族，其人多從事邊貿與農業（清風，1996: 4–5）。

廣寧省華人向來務農，1978 年以前居住於芒街、廣河、先安、錦普等縣之華人農民幾乎都講客家話，其祖上最遠可溯自 12 代（杜劍宣，1982: 42）。以廣寧省而言，二次大戰結束前後，華人在該省內之芒街、先安、錦普等縣佔其總人口之 85%。解放後，又有華僑農民相繼進入八者、橫甫、興安、東潮、鴻基等地，以及壯族華僑農民移居平遼、定立、八者、橫甫等縣。由是有不少村莊係以開墾者而命名。也因為其人較越人農民掌握較多農業知識，故華人農民之生產對當地之農業與貿易，乃至於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之農田水利與合作社事業確有一定之貢獻。此間廣寧華僑農民在文字、語言與風俗習慣上仍保有其中國祖先之傳統，並經常回國探望親朋，參與掃墓與祭祠等活動（何宗臣，1987: 60–61）。

至於中越兩國共通皆有的苗、瑤、僮、傣等族向來不會與華族相混淆，也就不在此論及。

四、越北華人社會活動之變遷

(一) 經濟活動的變遷

1960 年代以前，河內之華埠極其繁榮。計有著名酒樓如東興園、美景、超然、泗記、雪花、六國大飯店等，老牌之中藥鋪又如仁壽堂、仁和堂、保生堂、存仁堂、英和堂、中和堂、大安堂，以及出產成藥之太古藥廠，還有販售南北貨之雜貨店如榮和、新福田、裕泰祥、林生、美記茶庄、公平、萬泰、南利、金福隆、三興、福泉安、振發、廣發，另有電影院如金門、中國、仙樂、摩登等戲院；小型工業或手工業方面則有明新印刷廠、譚漢汽車修理廠、環球印刷廠、福華興糖果餅乾廠、吳氏鑄字廠、遠東電池廠、合成利皮行、葉隣膠鞋廠等。北越解放後，許多華人南遷，但稍後經北越政府實行公私合營政策，剩餘華人商家廠主又紛紛合併或歇業（何鴻，2004）。

1970 年代以前，海防華人蓋集中於以東京街（李常杰街）、中國街（潘佩珠街）或華人街為核心的商業區。據吳靜宜表示，當時海防華僑中學校董之地址多集中於華人街，故認為該街之華人經濟應屬蓬勃（吳靜宜，2010: 41）。河內方面之華人在 1954 年以前主要從事「北藥」（中藥）進出口貿易、製造（如肥皂、膠鞋、皮革、水泥）、酒樓餐飲，以及勞力工作。以勞力工作言，二戰後海防港之碼頭工需求日增，吸引不少桂籍華工（吳靜宜，2010: 42–43）。

(二) 文化活動的變遷

在河內，1960 年代以前，華人文化社區組織主要為粵東會館、福建會館以及九江同鄉會等。並共用慈善醫院壽康醫院一所。河內中華中學、中華小學、建華小學，以及福建小學，大抵上學校係按廣東、福建幫分辦之（何鴻，2004）。該等學校在 1960 年後，由以往繁體字教學而轉為以簡體字教學，與南越華社教育持續採用繁體教學互異之。1970 年後，教育體制進一步走向越化，教師由原先福建、廣東等中國方言授課，改以越語授課，與南方華校發軔於 1950 年代晚期之越化又有近 10 年之落

差。1972 年河內中華中學改為「范鴻泰三級中學」，河內之華文學校乃告終結（吳靜宜，2010: 37–39）。

據 1936 年日學者山本達郎田野考察河內華人之祭祀，依其幫屬而有不同。如粵東會館內祀關聖大帝與天后神，而福建會館獨祀天后。山本曾由福建會館 1925–26 年間重修會館之捐款者名單推測全越華人係以河內之會館作為聯絡與集會中心（山本達郎，1984: 41–42；于向東，2004: 54）。廣東人常會前往關聖廟參拜（何鴻，2004）。此外，行帆街上臨近粵東會館不遠處尚有最靈白馬神祠，按內奉同治八年年間由廣西提督軍門馮子材所立「維立柱尊」匾，及光緒六年大清鎮威將軍壯勇巴圖魯陳德貴所「永懷恩澤」匾額，可推測該廟亦為時河內華人信仰之一，甚至以「維立柱尊」一匾來看，白馬神是被當作傳說在北越立銅柱畫漢界之漢將馬援（trieu11111, 2012）。

在海防方面，1954 年以前蓋有廣東、福建會館，另外父祖為江浙、九江等人士亦組有同鄉會。華人信仰則以祭祀天后之「婆廟」、「三婆廟」為中心。其他則有加士奴、大觀等戲院，華人設置之普濟醫院，以及著名之「剛峯日報」。華校方面有廣東、福建小學、懿英女校、海防華僑中學，以及海防外海的婆灣島僑校等。海防華僑中學使用粵語及國語教學，因辦學有成一度吸引香港學生前去就讀。至 1967 年更名為「團結中學」。1949 年至 1954 年以前使用臺灣教材，其後使用中共教材（吳靜宜，2010: 40–45）。

山羅省華人集中於「上高街」（淨黎街），祖上包括太平天國黑旗軍後裔、粵、桂、滇移民子嗣。1954 年以前亦設有會館與僑校如「義培學校」，1952 年越盟占領山羅後，不少華人乃遷居河內、錦普，以及蒙陽，此一為法人於 1949 年以後一度滯留入越國軍之地。1954 年後，剩餘之山羅華人又有遷入寮國川壠與河內地區者（吳靜宜，2010: 50–52）。北江省華人集中於陸南、陸雁與山洞三縣，佔全省華人達 95%，其中陸雁縣華人在 2000 年前後有 2,257 戶，13,176 人為北江最大之華人社群。祖上來自中國粵、桂、閩三省，主要時間為 19 世紀下半。1978 時，該省同谷社華人普遍會說華語，但使用中國字者僅佔少數如法師（吳靜宜，2010: 54），蓋與其使用符籙之傳承有關。以陸雁縣華人來說，其多在山麓種植稻、蔗或樹薯。在 1960 年代末以前，該地華人仍維持著四合院格

局的傳統農耕生活（吳靜宜，2010: 55）。至於一度在歷史上曾經為華人參與其發展事業的地區如擁有礦場的宣光、興化、太原、諒山等地，以及擁有傳統商業重鎮憲舖的興安省，仍留下如會館、僑校、寺廟等華人商賈或勞工活動的足跡（吳靜宜，2010: 55–56）。

自 1954 年後，北越各地華人社會團體多已解體或失能，而由當局以「華僑聯合會」或「華人運動司」而取代，其後在「祖國陣線」（Mặt trận Tổ quốc）之下的華人運動工作組掌控。大抵來說，1970 年代以後越北華人社會之記述可謂付之闕如。這一方面與越北華人社會因政治衝擊而瓦解，致華人社群（除北江者）多化整為零之可能有關，另一方面與研究者之目光長期偏重南部而不及於越北，使相關資料不再產出之走向有關。而越北京人對於華人的監控傳統或也使得越北華人即使在中越關係正常化以後亦難以社群化之形象重現。不過，新的一項刺激，來自於新世紀中國對越投資與勞工移民之輸出。

（三）新的變數——似華非華

從 2000 年開始，中國發展人口外移走出去的戰略（Go-Out Strategy），藉以達到擴張「軟邊界」的目的。中國軍方發展的「軟邊界」概念是將中國與鄰國的經濟、文化鏈結，透過經濟，政治，文化和人口流動，擴大其與鄰國的領土而無需使用暴力。移民也被視為擴張中國「軟邊界」的方式，中國日益增加的流動人口對鄰近國家，尤其是共享邊界的東南亞國家產生重大影響。大批中國契約勞工隨著取得對越投資合約的中國公司進入越南。2010 年，據越南移民局的統計中國勞工達 90.5 萬，但同時期勞動部的中國勞工統計卻只有 7.5 萬中國勞工（Nguyen, 2013: 40）。中國承包商宣稱申請入境之中國契約勞工是以三個月到一年的短期勞工，但許多中國勞工表示他們兩年以上，甚至有到十年者。

越南學者阮文正（Nguyen Van Chinh）發現，一些中國勞工與越南當地女子結婚，或住在女方家或住在工地附近的便宜租房。越南的中國勞工主要是勞動手工或無技術勞工，如建築工人、木工、搬運工、卡車司機、廚工、警衛等。而且他們絕大多數未向當地政府註冊，也沒有領有勞工或移民部門的工作許可，如果曾經領有也已過期（Nguyen, 2013: 40–42）。這透露出不只是中國非法移民或勞工黑數的問題，還有他們與

越南當地華人或與非華人所生的非婚生子女的問題。越南的例子顯然和 Philip Kuhn 認為的「新移民」相當不同。Kuhn (2008) 說的「新移民」是指自 1978 年中國開始改革以後離開，受良好教育、擁有技能並為更都市化的一群，有別於過去被認為是從商的、高度依賴原生社會或方言親屬團體的傳統老移民。

至於阮文正所提之「自發性勞工」，主要是指邊界商販（*hawkers*）及「北醫」或「東醫」從業者（*healers*），前者與越人建立夥伴關係至為重要。由這些自發性移民的例子來看，阮氏認為他們本質上是尋找機會的旅居者（*sojourners*）而非移民（*settlers*）（Nguyen, 2013: 53–55）。但事實上這些旅居者很可能也會變成定居的移民，一如其他旅越的先輩華人。從統計數字而言，這些出入邊卡關哨的人口，中國人遠比越南人為多，中越雙方除了邊境貿易失衡，連人口移出移入的比例也不平衡（Nguyen, 2013: 49）。此外，1975 年以前北越當局一面承認華人公民權，卻也一面限制華人的文化與教育活動（Nguyen, 2013: 38）。據阮文正田野研究，1991 年中越關係正常化以來，越南境內華人及中國移民之人口結構又有相當之變化。阮文正在 2010–2012 年間，於河內、諒山、廣寧、海防、寧平、清化、廣南等地針對了「中國契約勞工」與「自發性移民」兩類可能之中國移民進行了大量訪談。發現移民越南的中國人並不是來自高教育程度的小康家庭或是特殊人才。一些中國工人在越南待超過 10 年，通常在完成一個工期後就換下一個或是別的中國企業，這些工人有些與越南女子結婚待在岳家或是住在工地附近便宜的住所（Nguyen, 2013: 33）。

中國移民是移居或定居，它們定居的目的地的決定過程為何？研究顯示中國移民在已開發國家是傾向永久定居而非短暫寄居。越南的中國移民在許多個案中主要是尋求賺錢機會而不是定居。維持華僑身分的好處：受中國支持經濟利益、免除義務與責任、隨時離開，壞處是有被孤立、憎恨的風險。

阮文正的研究顯示，中國新移民出國不僅是個人的決定，但也很大程度受中國政策影響，如「走出去」的戰略，勞工輸出、對外投資與經濟援助。利用社會經濟優勢與大量貿易政策作為工具，創造他國對中國的依賴。大量湧入的中國勞工背後所產生的問題，為何在越南的經濟投

資反而產生更多中國工人的就業機會？若干地方農民因為發展計畫失去農地並失業，連低階勞動工作也找不到？

近年從中國移民到越南與中國在世界的經濟和文化擴張的政策是息息相關的，從而創造出這些新的隱藏人口變數，對於越北的華人社會將產生何種影響尚未可知。

五、小結

1960 年代，北越河內政府盼望越南成為華人「第一祖國」兼「第二故鄉」的理想，透過族裔劃分及所屬成分（如華族包含了上方、潮州等次群的正面表列法）的書寫而更為具象。自 1979 年以降，由歷次的全越人口統計資料可知，越北華人人口流動變化極不尋常。一方面是越北華人數與越北總人口之變遷並不符合，一方面是越北華人自 1979 年 2009 年間三次同時段之成長率與非北部地區越南華人成長率之變化實在大相逕庭，且在近 20 年似有拉開之趨勢。另一個南北越華人社會的差異性展現在城鄉集中各異的情況。1989 年，居住於鄉村的華人約占越北華人之 75%，居住城市的華人則占 25%，恰與全越華人的情況相反，顯示南越與北越華人社會的構成具很大差異性，其職業分布自然也十分不同。

本文認為，越北或全越華人人口成長率之劇烈變化，不能排除與華族同儂族、艾族、山由等文化相通族裔之邊界流動有關。華人族裔性之固執反映在其文化邊界之嚴實，不輕易與越族或他族通婚的歷史經驗足以說明此種固執。因此吾人可以想見，華人捐棄其華人族裔，必有非常之現實考量與不可抗力左右。越南政治長年不利於華人的氛圍正是得以左右華人做此考量之不可抗力。越南華人於是不只遊走於國家間的邊界，亦可能遊走於民族間的邊界。

近年中國發展人口外移的戰略，藉以達到擴張「軟邊界」的目的。透過經濟，政治，文化和人口流動，擴大其與鄰國的領土邊界。中國日益增加的流動人口對越南社會正產生極大變數，大批中國契約勞工隨著取得對越投資合約的中國公司進入越南，不僅使越南發生本地人失去土地、失去工作機會的情形，也對越北的華人社會產生衝擊，一旦雙方的民族主義發酵，衝突自難避免。

參考文獻

· 中文

- Szalontai, Balazs. n.d. 〈越戰時期的北越華僑〉（嶺南遺民譯）。
http://blog.boxun.com/hero/201211/nanshanxia/2_1.shtml
- trieu11111。2012。〈參拜東鎮白馬寺〉。<http://blog.xuite.net/trieu11111/twblog/154052412>
- 于向東。2004。〈河內歷史上的唐人街〉。《東南亞縱橫》，7: 52–56。
- 山本達郎。1984。〈河內的華僑史料〉（羅晃潮譯）。《東南亞研究》，3: 40–44。
- 何宗臣。1987。〈越南廣寧的華僑農民〉。《八桂僑史》，1: 59–61。
- 何鴻。2004。〈河內華埠話今昔〉。《八桂僑刊》，1: 52。
- 吳靜宜。2010。《越南華人遷移史與客家話的使用：以胡志明市為例》。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碩士論文。
- 杜劍宣。1982。〈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北越華僑〉。《東南亞縱橫》，2: 41–48。
- 洗錦雄。2012。《前越南海寧省自治區領袖風雲人物黃亞生先生傳奇生平》。自行出版。
- 范宏貴。2004。《華南與東南亞相關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
- 清風。1996。〈儂族考〉。《八桂僑刊》，3: 1–6。
- 陳天水。出版年不詳。〈北越之華僑華人（1954 年至 1975 年）〉。
http://blog.boxun.com/hero/201303/nanshanxia/1_1.shtml
- 陳序經。1992。《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陳重金。1992。《越南通史》（戴可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彭天。1989。〈戰後越南的華僑、華人政策〉。收錄於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廣州華僑研究會編：《戰後東南亞國家的華僑華人政策》，頁 229–250。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黃宗鼎。2006。〈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越南之華人政策〉。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科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_。2013。〈東南亞史學劄記：史觀、史家與史法〉。收錄於楊昊、陳琮淵主編：《臺灣東南亞研究新論：圖像與路向》，頁 65–84。臺北：洪葉文化。
- 黃國安。1986。《中越關係史簡編》。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

- 溫廣益編。2000。《“二戰”後東南亞華僑華人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 褚廷福。2013。〈越南華人之公民地位〉。發表於「海外華人之公民地位與人權」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7月26-27日。
- 趙和曼。1995。〈越南華僑華人社會的變遷〉。收錄於林孝勝編：《東南亞華人與中國經濟與社會》，頁213-235。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 戴可來。1987。〈評陳重金越南通史〉。《河南大學學報》，4：27-32。
- 薛君度、曹云華編。1999。《戰後東南亞華人社會變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 外文

- Báo điện tử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2004a. The Ngai. http://dangcongsan.vn/cpv/Modules/News_English/News_Detail_E.aspx?CN_ID=180035&CO_ID=30462
- _____. 2004b. The San Diu. http://dangcongsan.vn/cpv/Modules/News_English/News_Detail_E.aspx?CN_ID=123854&CO_ID=30462
- _____. 2004c. The Nung. http://dangcongsan.vn/cpv/Modules/News_English/News_Detail_E.aspx?CN_ID=139426&CO_ID=30462
- Benoit, Charles. 1981. Vietnam's "Boat People". Pp. 139-162, in D. W. Elliot, ed., *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Chau, Hai. 1992. *Cac Nhóm Cộng Đồng Người Hoa ở Việt Nam*. Ho Chi Minh: Nha Xuất Ban Khoa Hoc Xa Hoi.
- 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of Vietnam. 1999a. Dân số cả nước tại thời điểm 1/4/1999 phân theo địa phương và phân theo giới tính. https://www.gso.gov.vn/KQDT/Selection.aspx?rxid=dd90af17-b5a0-4706-a2ed-dd4d76640851&px_db=Danso1999&px_type=PX&px_language=vi&px_tableid=Danso1999\4.DS.99.px
- _____. 1999b. Dân số dân tộc Hoa tại thời điểm 1/4/1999 phân theo giới tính. https://www.gso.gov.vn/KQDT/Selection.aspx?rxid=dd90af17-b5a0-4706-a2ed-dd4d76640851&px_db=Danso1999&px_type=PX&px_language=vi&px_tableid=Danso1999\20.DS99.px

- _____. 2001. *Census Monograph on Marriage, Fertility and Mortality in Vietnam: Level, Trends and Differentials*. Hanoi: Statistical Publishing House.
- _____. 2009a. Dân số dân tộc Hoa tại thời điểm 2009 phân theo giới tính. <http://www.gso.gov.vn/>
- _____. 2009b. Kết quả toàn bộ Tổng điều tra Dân số và Nhà ở Việt Nam năm 2009. <https://gso.gov.vn/default.aspx?tabid=512&idmid=5&ItemID=10798>
- _____. 2009c. The 2009 Vietnam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https://www.gso.gov.vn/default_en.aspx?tabid=476&idmid=4&ItemID=9815
- Khong, Dien. 2002. *Population and Ethno-demography in Vietnam* (Translated by Nguyen Thi Hue and checked by Andrew Hardy). Chiang Mai, Thailand: Silkworm Books.
- Kuhn, Philip A. 2008.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gapore: NUS Press.
- Nguyen, Khac Vien. 1987. *Vietnam, a Long History*. Hanoi: Foreign Languages Pub. House.
- Nguyen, Van Chinh. 2013. Threat or Opportunity? Growing Presence of China in Vietnam and Its Influence. Presented o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Variegated Dragon: Territorialization and Civilising Mission in Southeast Asia”, June 8–9, Taipei, Taiwan.
-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Viet Nam. 2001.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Viet Nam 1999: Completed Census Results*.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Thông kê.
- Stern, Lewis M. 1984.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 Policy toward the Overseas Chinese, 1920-1982.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The World Bank. 2009. Country Social Analysis Ethnicity and Development in Vietnam.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09/08/18/000333038_20090818004449/Rendered/PDF/499760ESW0Whit1BLIC10vietnam1CSA1LR.pdf
- UNHCR. 2000. La fuite de l'Indochine. Pp. 79–103 in *Les réfugiés dans le*

- monde.* <http://www.unhcr.fr/4ad2f957e.html>
- Vietnam National Village for Ethnic Culture and Tourism. 2013a. Chinese Ethnic Group. <http://en.vinaculto.vn/vn/ethnicdetail/93/hoa.aspx>
- _____. 2013b. Ngai Ethnic Group. <http://en.vinaculto.vn/vn/ethnicdetail/76/ngai.aspx>
- _____. 2013c. San Diu Ethnic Group. <http://en.vinaculto.vn/vn/ethnicdetail/49/san-diu.aspx>
- _____. 2013d. Nung Ethnic Group. <http://en.vinaculto.vn/vn/ethnicdetail/72/nung.aspx>

Post-WWII Demographic Changes of Hoa People in North Vietnam

Wen-Tang Shiu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From the demographic statistics of Vietnam, Hoa people, or ethnic Chinese (Người Hoa) in Vietnam, are found to have undergone unusu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or the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 (RNI) since 1979. The Hoa population in North Vietnam has failed to grow with the general population of the region. Nor did its statistic growth curves match those of the Hoa population outside North Vietnam between 1979 and 2009; in fact, the gap has been widening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This article associates the dramatic changes of Hoa populations in North Vietnam and the general Vietnam with the interactions on the ethnic boundaries between Hoa people and such tribes as Nung, Ngái, and Sán Diu, which share certain cultural features with the Hoa. In view of their notorious reluctance to integrate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Hoa people must have suffered tremendous pressure to blend in and disappear from the demographic map. Unfavorable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are most likely to have exerted such force. In other words, Hoa people have not only strayed on national borders that separate China and Vietnam, but they might have also roamed ethnic frontiers to survive political persecution.

Key words: Ethnic Chinese in Vietnam, Hoa People in North Vietnam, Chinese Population, policy toward ethnic Chinese (Hoa) of Vietnam, Identity of Chinese